传声筒：
精神分裂症专题互动展

2022年3月1日-2022年5月20日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600号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600 画廊

刘海粟美术馆 LIU HAISU ART MUSEUM

刺乌栖息地

展览简介

传声筒，意味着双向的精神交流。此次画展的参展艺术家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长期住院患者所处环境相对封闭，与外界沟通较少，即便患者本人愿意走出精神病院与大众沟通，实际操作时也会遭遇困难重重。这堵阻隔着患者与社会之间的墙，它不仅高，不仅坚硬，而且无影无形、无处不在。因此，我们决定用一次互动艺术展来促成改变。此次展览中预留了大面积的留言区，并有专门记录了艺术家创作故事的观展说明供观众自取。观众的留言会被我们收集整理后送给参展艺术家，而艺术家的反馈我们也会定期在留言区更新给观众。这一次，我们不仅仅是欣赏者，也是促进精神健康去污名化的参与者和行动者。在这里，你可以谈论有关精神健康的一切。

参展艺术家

小龙，老陈，老严

工作团队

策划统筹：陈梦媛，陈智民

主视觉：Sunny

平面设计：Sunny，鹤见，坨坨，程子健

墙面绘制：Chico

推文排版：甜

创意支持：丁家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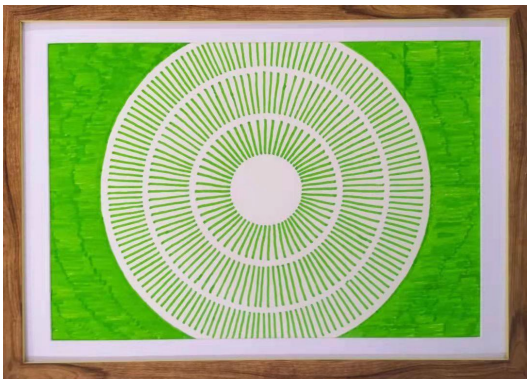
怀着趣味漫步人生路——“搞笑”先生的故事

在画室中我最喜欢的艺术家就是他了，因为他是画室中的搞笑担当。他偏瘦的中等身材，面色白皙，一双大大的明亮眼睛，直视你，眼带笑意，时刻准备说上几句俏皮话来把你逗笑。这眼神像极了追求姑娘的小伙子的眼神，满眼掩不住的爱意。说实在的，在病房的病人中极其罕见这样的满盈盈的眼神，在我周围所处的人群中都难得一见。

他看到我会带着温暖的笑容问候道“陈医生你来了呀”，他在我凑到他身边时会拿起他的画说“我今天在设计一个标志，SMHC，你看我把这个 S 拉长出一个尾巴”，他会在我看别人的绘画时替人家介绍起来“他画的是海洋。这世界上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胸怀”，或者站起身东张西望看别人的画说道“你这画得这许多立方体，但其实是建筑，是吧？看起来像是许多建筑，蛮有意思的”，比如画室那天来的艺术家比较多时他会评论道“今天来的人多，人气爆棚，高朋满堂，热火朝天，呵呵”。在我对别人的画进行评论他也会凑上来跟着称赞几句“今天这幅确实画的不错，你看陈医生都称赞你了呢”，可以说得上是我的捧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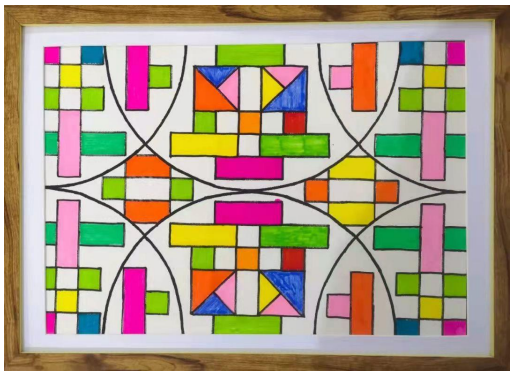
和他乐呵呵的爱插科打诨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运笔习惯非常地拘谨仔细，往往是把画纸和颜料等端正摆好，慢吞吞地拿笔打线条，在期间要是听到周围什么动静，就会停下笔来，身体仍然是佝偻着，仅把头抬起来，像雷达一般探测新鲜事儿，脸上慢慢浮现出笑容。

他颇有设计的兴趣，会将我院的英文简称或报纸上的卡通形象用马克笔设计成图标，有些设计还颇为精巧，他有时也临摹和创造一些漫画形象。这样的习惯也带到了画中，有几幅有着严谨的构图，准确的相对关系，一丝不苟的笔划。



这种风格在我们画室中的病人艺术家中并不常见，像“抽象”先生和“劳模”先生也会去描绘一些有着几何图形的事物，但比较粗糙，可能与他们年龄偏大、受教育较少有关。在普林茨霍恩和老郭所收集的画作中，有不少内容丰富庞杂、图案严谨精巧的画作。主动选择这种风格，并严格地完成了几何图形设计，这说明人具有设计的本能，不自觉地利用数学上的几何知识来接近纯粹的形式美。数学，能够用简洁和饱含美感的方式去描述世界的本质，去描述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可以说是在真理中呈现美。而他的这几幅，包括其他病人艺术家的带有几何设计的画作，虽然分量小、层次低，但可以说得上是在美中呈现真理。

另外，在这幅中如果仔细看，能够发现整体的和谐和整齐中隐藏着不对称和不整齐——当然他自己并非自觉地构思，也不必过分阐释，但这确实暗合了“和谐意味着僵化，需要通过不和谐来达到更高的和谐”的哲学命题。这或许是另一个“在美中呈现真理”的例子把。



他还会向我打听梵高的画是什么样的风格，询问了好几次。最后我用打印机打印了几张黑白的图片来给他——后来证明没有颜色的图片才是最合适的。他需要模仿可能需要的是一个触发点，一旦开始之后他就会让自己的热情来主导绘画，尤其是在颜色的选择上。

他这次模仿的成果是这幅，因为有原作作对比所以便于分析，这幅更加简明、稚拙、平面化、颜色也更加鲜明纯粹，可以说，作者的童欢的心态在画中展现无遗。他的作画风格也在这幅画中崭露头角，他的画浓墨重彩，像切完蛋糕后将奶油涂抹在蛋糕上。



这一幅大概是自己的创作，他自己说描绘的是田野和河流，这可以算是把后印象主义风格更加推进了一步了，画中的景物辽远、神秘、深厚，确实是土地给人的魂牵梦萦的感觉。从中还能看到他的自信，他不怕别人说他是瞎画，也不怕别人说看不懂，像他这样症状全无、乐于交流的病人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因为乐于交流往往意味着会根据他人的眼光和口味来修剪自己的风格，反而是需要一些症状、需要一点孤傲之气，才能甩开别人画出真我。



这幅《影》也是在报纸上看到一幅装饰图案，加以丰富改造而成。当然我是鼓励他要自己创造，但他说他看到这画很美、他想要自己把它在自己的画中画出来。他说这话时带着虔诚的微笑，眼神清澈明净，似乎把它在自己的纸上创造出来就能够将这美占有。在许多观摩名作的美术学生上也能见到这种眼神，这是主体准备迎向客体、与客体融合为一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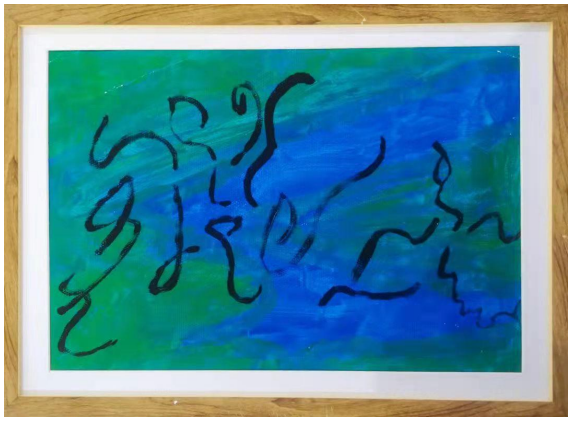


某一次他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了一张半个巴掌大小的软趴趴的报纸剪片，一边对着它观摩，一边看着画纸构思。原来这是他在病房的报纸上看到名家的画作，心生向往，于是特意剪下来，拿到画室中准备模仿。我喜欢他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愿意在绘画中请教和讨论，这样便于我得知他绘画时是怎么想的。比如他问我画中的一些挥洒的线条他模仿不来怎么办，或许他并不需要具体的答案，他只是希望有人能够在他作画时就能够领会他的才情。



像在后面几幅，就慢慢增加了自己的创造。根本上他是想要画自己的画，但需要有个让他能暗中较劲的对手来激发他。





他的绘画比较成系列，会在一种风格成形后加以巩固和变形，直至这个风格成熟。其中最早的一幅应该是这幅，这个类似动物的形状浮在厚重的多彩色块上的创意，我记得是借鉴了别人的某幅画，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他的前作《麦田》。



之后他继续发展这个风格，比如《漫步人生路》等其他几幅。可见模仿也是有利于创作的。











艺术灵感，要么从内心深处获，要么从生活和自然中获取，要么从大师作品中获取。我希望他们能从内心深处获取，但有些人能听到内心的声音，有些只能在形式上做变换游戏。他们的生活比较单调狭窄，缺乏领略大自然的机会，所以模仿模仿大师作品也是一条好路子。

在画室开办的早期我不太愿意让他们去模仿，是因为他们通常会将病房的康复治疗中的临摹习惯带进画室，但在“搞笑”先生身上我倒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担忧，因为他在选择借鉴对象时就颇有眼力，并非抄袭复刻而是用心揣摩、吸取长处、发展出自己的新风格。这其实是艺术家的优秀素质啦，虽然从原生艺术的角度看来不够原生、这种借鉴有可能淹没自己本能的流露。

后来因为疫情防控，画室停办了一段时间。在重开之后，又因为按病房分批邀请艺术家来到画室，所以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我再来画室帮助他们时，明显感到气氛冷落了不少，大家都安静低头绘画，画完就默默坐着。还真是让人怀念“搞笑”先生在的时候啊。

笔触

①《影》动静结合，捕捉生活中美的一瞬间，细腻诠释，展现创作者的一种理性态度。

②《秋日》：秋风吹拂着丰收的田野，心中的太阳永不落，努力吧，朋友，闪亮的日子就在不远处。

③《旋律》：以宇宙银河为背景，以舞蹈旋律为基调，展现"天人合一"的创作理念。

④《淡忘的色彩》：困和格子，影响几代人的生活记忆，离我们而去，沉淀下来的美正被新时代的人们赋予新的内涵。

⑤《生命之光》：绿色代表生命，相隔的光洒遍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把握好心中的方向盘，定能产生理想的共鸣。

⑥《秋景》：朴素的语言诉说着永恒的主题，麦田、青草、阳光、云朵，构成不可或缺的艺术交响曲。

⑦《舞韵》：在现代舞台上融入音乐和舞蹈，像一个音符转瞬即逝的余影，定格为垂幅深沉的画面。

⑧《温柔的铁链》：五彩缤纷波墨重彩的人世间，千山万水走遍，内心柔软如初。

⑨《大抱枕》：跃动的韵律，离不开简单的线条美。

⑩《舞动的心》：色彩秋玉澜的意蕴，自然流畅，朴实淳厚，孤独的风筝也努力向上，诠释韧性昂扬的一面。

⑪《故土》：家乡的土地孕育着秀美典雅的田园风光，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⑫《漫漫人生路》：人生就像行船，不断跨越晦涩，抵盼到灿烂的一片天。

⑬《树河路》：打开想像空间，任何美好都能定格为诗意的表述

⑭《花好月圆》：孤独的天鹅掠过中秋夜，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它浇灌，直到炉火纯青。

云河仙里：　　DH. 陈宏宪

咏春那等十红花，朴素的方格构成

蓝海：海浪拍中穿梭着十红鱼，表达新生活的美好

生命之光（3）：

走向蓝天：表达人们对疫情的祈愿，向往美好。

“想画就画，啥也没想”——老严的故事

2021 年上半年起，因为康复科工作人员换届和疫情防控的收紧，画室活动暂停了两三个月。当我准备谋划着重新开张画室活动时遇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全院不同病房的艺术家聚集在画室，实际上造成的不同病房之间的交叉。最终想出来的克服的办法是按病房来分批邀请，某一个病房的好几位艺术家一起来画室，最终分院的所有病房都能够轮到。

最先邀请的是 L8 病房。其实挑选的办法也非常简单，因为病房中大部分病人都懒懒散散，所以愿意来康复科绘画的本就不多，他们也就成了第一批被邀请的病人。而且其中几位之后慢慢的也不愿意再来绘画，所以之后其实并不再邀请新的病人，而是一直专心地陪伴第一批邀请的这几位艺术家。

虽然这只是把我们以往成功的实践恢复起来，但因为需要和新的工作人员磨合的缘故，在重新开张的过程中还是经受了不少的曲折。原先的画室因为据说要摆放什么仪器而不让使用。另外几个房间又因为各种原因，比如离大门太近，也不行。所以他们最开始时是在大厅中的一个角落中的乒乓球台上绘画。

这和我的期望相去甚远，而且后来也证明确实效果不好。因为大厅中非常嘈杂，其他参加康复的病人就在旁边来回走动，位于大厅的角落光线幽暗，绘画材料因为是临时摆放而准备不全。他们确实没办法专心，再加上刚开始来参加原生艺术创作都会有一个起步期。所以最开始的那几周，他们无论是创作状态还是绘画都非常地让人沮丧。好在最后还是回到了原来的画室，此后他们的创作才慢慢有了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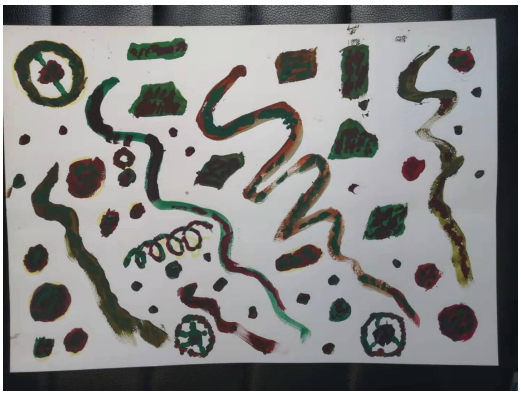
他在乒乓球台上的几幅画作基本是这样的状态，三笔两笔画完就停在那儿。之后的几幅画在风格上仍有延续，但已经开始展现才华的闪光点。因为在艺术病房中的指导经验，在这里我早早的使用了这样的指导方式。“一开始如果不知道画什么，就随便乱画，怎么开心怎么来，在随便乱画中才能找到自己的风格”。





确实能看到他故意乱画的心理在里面，比如这幅，应该是有一个中心主题也就是帆船，但在扩充为一幅完整的画时就用了许多不明所以的形状和笔划来填充。

另外这幅就更明显了，我几乎都能听到他内心的呼喊“疯一把，乱画一次，看看有什么新的可能!”，每一笔都像是在屏蔽审美和意识之后故意由着性子画出来的，刻意避开那些看起来像现实中的啥、看起来能被看懂的东西，有很强烈的试验性质。而且，他之后找到自己的风格后，就一路巩固下去，再也没有重返这种风格。



从这几幅开始就将才华尽皆展露出来了。他留着个板寸头，头发都发白了，脸上皱纹很深，是个经受过磨炼的劳动人民形象，有着拘谨谦逊和豪情万丈两种感情的混合。虽然外表看起来有点凶，和他说话时又异常地和气，在我评价他的画时总是重重地点头。从他的画中能看到粗犷坚定的气质，从线条为主转换到以色块为主的风格后仍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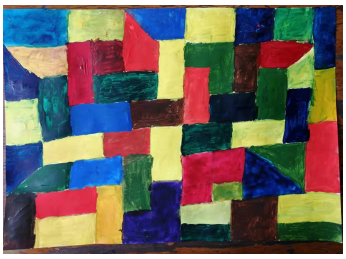


他在画用于装饰的点时便是例子，像是往墙上拍泥巴那样把颜料点上去《美丽的彩条》。





涂色块时也是这样，颜色丰富、鲜艳，颜色交错、对照，颜色涂抹厚重、边界清晰。《纵横的彩条》。在许多农民画中也能看到这种特点，不过和农民画更多模仿和关注身旁之物不同，他要是放在其中可以算是农民画中的抽象派。



画这些抽象风格的画，算是一种游戏，相当于用颜料和画笔搭积木。对游戏的喜爱，在儿童或是成人都存在，在其他动物身上也能见到，说明这是一种比较根本性的行为。有一种对游戏的解释是这是动物在训练生存技能和探索周围环境，比如小狮子之间的打闹，而在人身上，游戏还发挥着锻炼思维的功能。



另外，画抽象的画，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摆脱实际事物特征去靠近本质和原型的努力。我们不少病人艺术家在未受影响的情况下一开始就发展出抽象风格，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缺乏造型功底、画现实事物画不来，这也算是对精神障碍的某种隐喻：因为疾病而丧失某些生活技能，反而能摆脱这些技能的遮蔽、看到人生的真相。

再往后，老严慢慢就开始抱怨自己“没有东西可画了”。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艺术病房中的艺术家们在蹒跚起步期和找到感觉展露才华期之后，都会遭遇瓶颈和下滑。这也不怪他们，因为病房的生活过于单调狭窄，一成不变，精神生活贫乏，缺乏外界刺激，没有爱情和人际冲突，没有烦恼和悲伤，可以说是“不作风波于世上，自无冰炭到胸中”。

这种情况下，当他们将过于十几年储存的创意和新鲜感消耗掉之后，容易感觉贫乏。这种感觉大概很不好受吧，因为像“抽象”先生和“黑洞”先生就坚定拒绝再也不去画室了。这种缺乏灵感的感觉，就像白色对于画作一般，看似无色，却是真实人生况味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或许这种感觉还是最能代表人生的这种不乏闪光点却总体上还是灰头土脸的本质的一种感觉吧。

不过看起来，老严找到了克服的办法，不仅仍然能坚持来画室，还使得画作没有明显下滑。他的办法是，在单纯玩弄形式感到缺乏新意后，他把现实事物作为形状的灵感来源，加以变形和扩展，用于自己的抽象创造。

像这幅《热气球》，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别人的成品上继续玩耍不仅更有趣，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玩具来源。其他几幅《双圆》《菱》《三色旗》也多多少少具有这样的特点。



这个系列一直延续到最近（2021 年年末）。玩耍的性质仍有，并采取了图画背景用线条填充的创意，但能看出创造激情的慢慢消退，不再有巅峰状态下的那种精气神儿。这可能是另一个创作瓶颈，也可能是秋天影响下人的创作热情减弱。《降落伞》《三角形》《方形》《粮仓》



和“抽象”先生一样，老严也几乎不能就他的画作进行交流，只能大致说说他画的是什么，有时直接把画背面的标题亮出来给我看，意思是这画的主题就是标题所指出的。他倒是能够主动给自己的画起标题。大概画作风格比较抽象的艺术家都不太能解释自己的画，他有时候想半天憋出一句“想画就画，啥也没想”。相比之下，那些画得比较具体、甚至带着故事来绘画的艺术家就比较能解释，比如“印章”先生和“诗人”先生的某几幅。其实，他们之所以选择抽象风格，也是因为不擅长语言交流。我之所以努力去交流，一方面是因为想要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来帮助更好地领会画作，另外也是想通过交流来提供支持和欣赏。

事实上，在我看来，一次完整的美的创造、发送和接受才能算得上艺术，这个精神藉由美而互相连接的过程才能算得上艺术，这个相知的过程才能算得上艺术。我要求自己通过认真接收来帮助创造几次小的艺术，包括写这本书也是希望通过多介绍艺术家和画作创作背景，来帮助更多人得以多创造几次艺术。

中国的波洛克——小龙的故事

即使不谈到绘画，小龙也是我院住院病人当中最特别的一位，因为他是最年轻的老病人。如果谈到绘画，那他就是我们院住院病人当中的明星人物。其他病房中即使不喜欢绘画的病人都知道，新十病房有个小龙“画画特别好，康复科常常要叫他去画点东西”。

他年龄 30 岁左右，瘦瘦小小的，长期缺乏户外活动而面容白皙，有着活泼单纯的性格，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上不少。毕竟是年轻人，和满病房的可以做他爷爷奶奶的病人的不一样，他有想法，有追求，有对生活的毛茸茸的欲望。有几次当我看着病房中其他病人的画，哀怨地说道你们怎么都是在机械地临摹时，小龙悄悄出现在一旁，幽幽地添了一句“他们这些老年人都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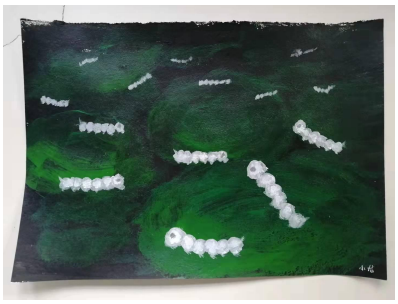
他在“进来”之前学过绘画，康复科要为过年过节和时事主题画点宣传材料时，就会叫他去康复科大厅。这种事情他是最高兴的，因为“有事情可做”，他能觉得自己被别人需要，而且还能得到特别关注。多数时候是康复科给他一幅风景画或者网上下载的图让他模仿，他勤勤恳恳画上一两个下午，完成后还能得到一点小零食，他就高兴得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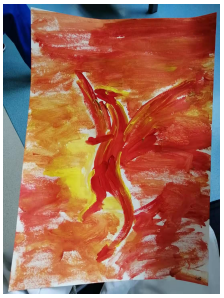
被别人需要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少人能自发去追问人生意义并成功找到答案，但人又是需要意义的，多数人是在一件件很具体的被别人需要的案例中去感受这个意义。他在模仿这些画的时候，也不是像其他病人，一笔一划地模仿，某一笔画不对便用橡皮擦反复修改，他的做法是先看仔细，记在心里，然后将这部分自主地画出来。虽然细节不一定对得上，但画得比较自然，也比较快速。

他对自己的绘画是颇为自得的，也是非常在乎别人的评价的。有几次我在向来访者介绍康复大厅中的画时，不知怎的就把在大厅另一个角落画画的小龙给吸引过来了，他用着拉丁舞步般的步伐、装作是无意间路过，对着来访者说上一句“这幅画是我画的，嘿嘿……”，然后在来访者的惊讶声中他就被邀请来介绍起自己的画了。他和“印章”先生好像有点瑜亮情结，当我在评价“印章”先生的画时，小龙时常凑在一旁，瞅着我快要说完时插进来一句“我也画了一幅很好的画，陈医生你要不要来看一下”。

我说我要把他俩的画收藏起来或放在别的地方挂起来时，“印章”先生都很爽气地交给我，但小龙几乎都是拒绝的，他说“我自己能保管好，以后要办画展了再来专程找我拿，我的画一向是自己保管的”。语气中让人觉得是不相信医生能把这些画保管好，我已经觉得自己很真心在对待这些画，但随着年久日深、往来辗转，确实有几幅画是下落不明，或者是一时想不起放在哪个位置。回头想想小龙的坚持，感到羞赧，大概他曾经被辜负过，所以吸取了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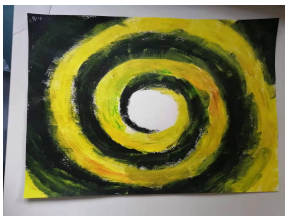
因为和康复科的“特殊关系”，康复治疗师下病房时，会专门给他带去丙烯等绘画材料。他很懂门道地在桌上铺上塑料纸和报纸，再放上素描纸。他用调色盘很少，多数时候是打开丙烯罐子直接蘸取颜料，所以能看到他的画比较大气，颜料铺得比较开、比较浓重，颜料缺乏混合和调色、往往是单一颜色的叠加。





也很少看到他坐着画画，他往往是站着，弯着腰，一手拿笔一手托着丙烯罐子。他画画很快，常常半小时画完一幅，有时一个下午画完三幅。有时候就看到他画了一半，一手拿着笔在病房或康复大厅乱逛，有时跑去和人聊聊天，有时凑上来旁听我和别人交流。他常常用最大的刷子先在纸上刷上一层背景，多数是黑色，然后才在上面画上图形。

他的多数画作没有标题，或仅仅是用所画形状来命名，比如这幅《漩涡》和《脸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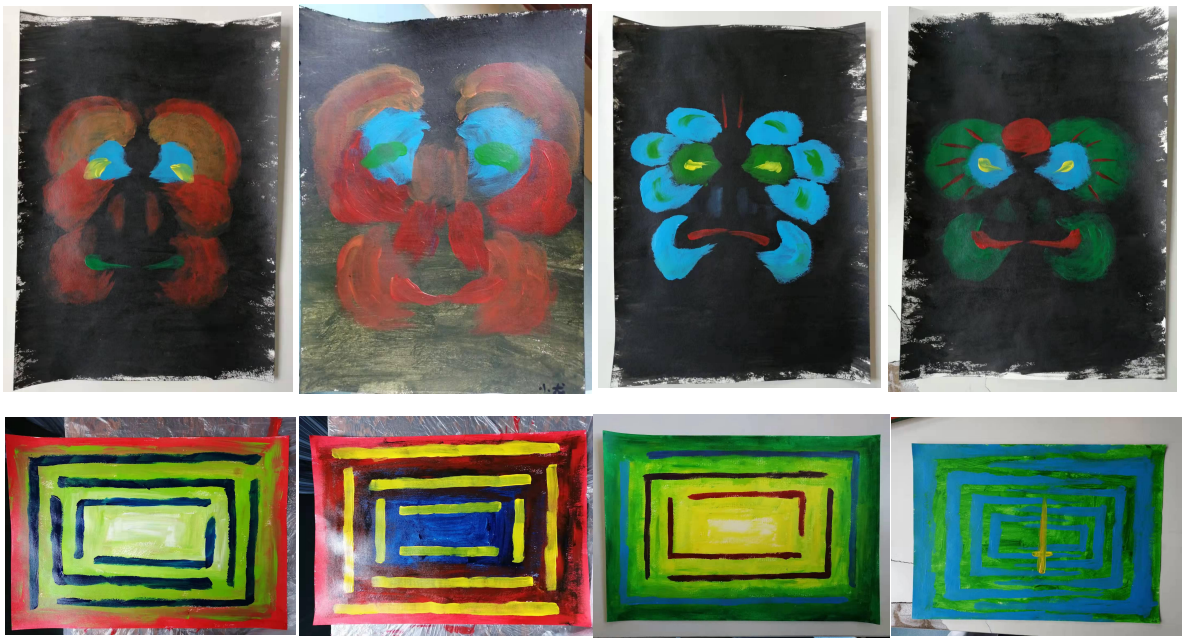




他也愿意交流，能主动向别人解释自己的画，但解释的都是具体的绘画内容，比如解释说这画的是年谱、这是蝙蝠、这画的是电流，但并没有对绘画的意境、构思、寓意等进行解释。不过，这样抽象和纯粹的画风，确实缺乏自我阐述的空间，也不适合带着理性头脑去解读画作。

他的这些画，大多是事先根据一个创意想好一个构型，然后就可以开始画了，并不需要丰富的细节，也没有细致的雕琢。追求的是形式上的表现力，绘画只是人本能的创造力的施展。在这点上，和波洛克这些抽象表现主义的画家倒挺相似的。想好这

个大致的构型，是画下一幅画的核心点。有时候他好几天没有画一幅画，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自己在想着要画什么。另一个相似的点是，他会连续画一个系列的画，比如脸谱系列，和方形迷宫系列。



能从中感觉到一种“玩”的心态，像玩积木一样，即在一个构型之下把各种元素进行调整和排列组合，看看哪一种组合效果最好。在对人类绘画心理的研究中有人提出“游戏说”，这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人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需要采取多种方案不断进行尝试。游戏心理就是这种创造性思维的预演。

他在一个构型之内探索，也会在构型之间多方探索。他常常是一个系列画完，就开始另一个系列，不太会在一个系列中中穿插别的，也不太会返回去接续之前的某一个系列。可以看出他在刻意地求新。



在老郭的工作室中学习时，我已经注意到多位病人艺术家都尝试过“多重环形结构”，在我后来支持帮助的病人中也有这种规律。在小龙身上这种规律体现得最充分，最令人印象深刻。他的画的构型颇有变化，但多数都能找到环形结构的内核。原生艺术家们对环形结构的偏爱有着深刻的心理学意义。这可能是因为圆是几何图形中最完美的一个，形式上最简洁、最原初，所以原生艺术家们在用潜意识创作时会不自主地接近这个构型 。

但小龙也有方形和破碎的构型，所以有了另一种解释：多重环形结构是为了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统一和整合全画元素，这种结构有一种天然的向心力。这点和生物的思维方式是有关的，当生物的简单神经系统开始去理解纷至迭来的新事物时，会采用最省力的模型去收纳他们。





多重环形结构的另一种形式，漩涡结构，就是最好的例子。这种漩涡结构还代表着一种人类的深层心理，即对本原之物的追求本能，这个漩涡能引导人从自身所处的形而下事物，逐渐超脱，向形而上的万物之源产生向往和好奇。




在一片黑暗中追求光亮，这种心理据说和早期人类的洞穴生活有关，那时候人类通过洞口感知外界世界，也和人类在无边黑暗的恐惧中看到火光的欣喜之情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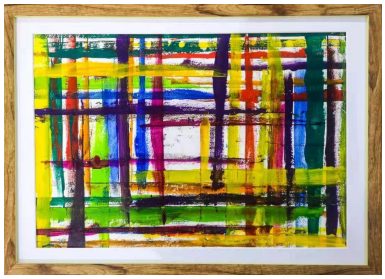




他的对色彩的强烈表现力，在我院的病人艺术家中是罕见的。这还是和他年龄轻、有活力有关，其中也有一份功劳来自丙烯材料的独特质感。他的画中的浓重黑色背景、色彩高对比度和黄色的大量运用，能让人直观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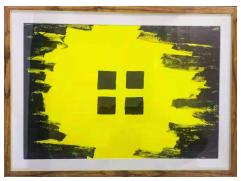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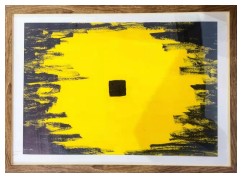
这些画来自一位精神病院住院患者之手，还另有一层意味在。除了他的一系列多重环形结构的画是如此，另一系列的线条交错的画也是如此。这些画让人想起一句歌

词:“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





他的画风、绘画习惯和在画中贯穿的精神，和“印章”先生可以说是两个极端。他的画不太会寄寓某个观念、寓意或者故事，比较缺乏让他人去阐发的素材。但确实有些画含有一些独特的意味，比如这幅《电流》和《电流加强版》 ，里面有比较强烈的象征意味，他说了好大一段话在努力解释，但还是难以理解。




另外这幅《聚焦》也别具生趣，他解释道图中白圈是相机中的聚焦标识。而这幅中的绿色六边形他解释是他小时候喜欢的一个玩具。

后来我轮转出了新十病房，便到康复科创办了一个画室。小龙当然在首选名单内，和“印章”先生不一样，小龙一直保持自己的创作节奏和总体风格，并不因为我的陪伴多寡而改变。在康复科画室中他仍然是站着弯着腰绘画，只是中途拿着笔乱跑的空间变大了。虽然他在病房中也能创作，但环境局促嘈杂，而且，专门的时间空间、和其他艺术家一起绘画，这种气氛也是他所需要的。

某天假期，我正在外面吃饭，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我几乎都觉得是骚扰电话了，听到声音后好久都没反应过来，直到他说自己是小龙我才想起来。原来他想跟我说康复科画室很久没开了，他很久没去康复科画画了，什么时候开呢？陈医生你要去催一催。

我震惊之余，问他怎么有我的号码、是怎么打过来的。他说之前我在他们病房时留给他的，他现在是从公用电话打出来的。末了还嘱咐我有空回去新十病房看看他。我放下电话，心情复杂，惊讶的是这么浪漫的事还能发生在我身上，欣慰的是病人是领我的情、念我的好的，画室也是被他们真正需要着的，惭愧的是康复科画室暂停了

太久，我也没有常常去病房关心他们，伤感的是小龙怎么还在住院，我听出电话中是他时还以为他出院了。

另一次接到他电话是在分院康复科为他们筹办画展时发生的。他打给我要我叮嘱康复科在画展布置的时候一定要叫他去啊，他要自己布置自己的画，并强调他之前看到他的几幅画的标题标错了，他要自己去改过来。他对待艺术、对待创作的拳拳赤子之心，真让我感觉到我们所办的艺术事业，还有对他们的关注、宽容度和在管理制度上的灵活度都是不够的。



某次他在和记者朋友交流时，说了一番话:“我想让大家知道我画得好，但在画展上如果别人介绍我说我是病人，这就有点那啥，那我是要不高兴呢还是怎样，那么大家觉得我画得好是因为我是病人……”。我在一旁陪同时不经意间听到这番话，大感新奇，原来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原来他心里还有这么多感受——他最希望的是作为艺术家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爱，而非作为一个“身残志坚”的病人而得到大家带有怜悯的关注。这从件事能看出，绘画是他的人生意义的一个重要支撑。

而且，我们确实是过于忽略了，在策划画展这些事中并没有切身地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来看问题，有时是在急哄哄地安排他们配合领导视察和接待媒体，其实是有点利用和摆布病人的嫌疑的。

小龙还很年轻，他现在还在高水平地快速创作着。他已经习惯了院内的生活了，真的是把这当家、把这当做安身立命之所的感觉了。有时候我有点私心，觉得他这样的高产量创作者能留在院中对艺术事业很有帮助，但一想到他的年龄和即将在院中度过的漫漫岁月，又不禁产生一种窒息感。

或许有一条路是我们能帮他走成的：将他的事迹和艺术推向社会和艺术市场，要是能获得关注和各界人士的帮助，没准他能顺利在院外生活，到时候一边创作一边过着自由丰富的生活。只是那时候他可能不再需要把艺术作为人生意义的支柱了。

医院宣传，科室专家介绍，就诊预约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画廊最新动态

600 号画廊

精神病学和人文科普

王祖承精神世界

医学与人文科普，心理和艺术实践

刺鸟栖息地